



## 诗词三首

□阎兆万

### 百脉泉缘

方圆百步脉相连，雾起风生水有缘。  
珠韵泉魂莺恋柳，湖光翡色影依山。  
暮升缥缈度仙境，朝酝氤氲悟道禅，  
天地昭人应梦醒，纳流向善素心宽。

### 满庭芳·记王村醋博物馆

雅致惊眸，天光增趣，转来缕缕奇香。  
缓行拾级，俯仰说沧桑。谨信同源于醴，误有幸，杜子先尝。黍醇酿，齐民入典，米酢敢称王。

### 沁园春·鲲鹏

搏击沧溟，扶摇直上，翱翔九天。瞰莽原尘起，紫烟缭绕；苍山霭涌，善水腾翻。携雨凭风，乘云驾雾，万物逍遥几度翩。图南海，越世间百态，志定魂牵。  
何须望远兴叹。鸱讥笑螭姑悲小年。应培风积水，法承正道；养精蓄势，师从前贤。胜负通观，有无任化，沧海桑田只等闲。正行健，问青云之志，谁惧雄关？

【念念亲情】

## 我的三舅

□王正

三舅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长兴店湾，与新中国同龄，生肖属牛。在嫡亲叔伯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，按照辈分排序和外曾祖“忠厚传家”的寄望，取名石生传，小名平太，是外公家的长子，我妈是长女。我出生在外公外婆家，作为长甥，成了家中的掌上明珠，自然也得到了特殊的关注关爱。

我记事时还是人民公社制，尚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每家仅有两三分自留地作菜园。那时三舅、小舅、小姨都没结婚，生产队的活干完了，总要到自家菜园里拾掇拾掇。人勤地不懒，菜长得也好。我家则不同，父母都是全劳力，忙活一天下来还得照顾我们兄弟仨，菜势自然比不上外公家。那些年，我常端着一碗白米饭到舅舅家，他们从不嫌弃，有菜就往我碗里夹。有时过去晚了点，菜已分完了，三舅便把自己碗里的菜夹给我。

农闲时，公社会安排到各生产队轮流放电影，这时村里就如同过年般热闹，更是我的快乐时光。每听说十里八村有放电影时，三舅顾不上一天出工的劳累，为赶时间，下午回家就三下五除二地把饭扒进肚里，背上我去看电影。我的老家在大别山区，各村之间多是崎岖乡间小路。看场电影，路上就得走三四十分钟。我年小个矮，根本看不到电影银幕，三舅就抱着我看。累了，再换个姿势背驮着，肩扛着。现在，我已记不起电影内容了，但三舅手、背、肩并用的温暖，却如电影般历历在目……

一天中午出工回来，向来和蔼可亲的三舅厉声朝我吼道：“跪下！”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，这一吼把我吓蒙了，号啕大哭起来。三舅仍不依不饶：“怎么能偷生产队的红薯藤来喂家里的猪呢？一个细伢就干这事，长大后还不反天呀！”直到我拼命解释红薯藤是捡来的，三舅的脸色才由阴转晴。记忆里，这是三舅唯一一次对我发火。后来我考上军校，在各级领导培养和战友帮助下，成长为共和国大校军官，三舅特别高兴。当年春节家人围坐，我问三舅：“还记得哪件事对我帮助最大吗？”三舅端起酒杯，嘿嘿笑着说：“喝酒喝酒！”

三舅小时体质瘦弱，身高不到一米七，长期的田耕地作使他身材健硕壮实，播种、收割，犁田、耙地，都是好把式。大别山区的沃土，造就了三舅朴实、知足、乐观的性格。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大大激发了三舅依靠勤劳双手致富的热情。也许是属牛的缘故，他身上总有牛一般用不完的干劲，不知疲倦地鼓捣那十几亩承包地，日子有了很大起色。

1980年后，两个表弟、一个表妹相继出生，家中增添了无穷欢乐。随着表弟妹上学年龄的到来，家境又慢慢变得拮据起来。三舅和中国亿万农民一样，坚信勤劳改变命

运，日子总会好起来。他一边种地，一边承包了原生产队的榨油厂。

榨油是个季节性的活儿。为了节流开源，三舅在花生生长的榨油淡季炒制茶叶。这个活儿更辛苦，也是季节性的。在我们红安农村，每年清明前后，各家各户清早开始采摘茶叶，下午送到舅舅厂里。三舅他们就从这时候开始，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连轴转地炒制，这样出来的茶叶，色香味俱佳。第一时间送到市场，能卖个好点的价钱。就这样，三舅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年轻的体力，一边耕种着自己的承包地，一边干着季节性的副业，日子过得还算宽裕，3个孩子的学费也不用愁了，加上省吃俭用，硬是把几间瓦房换成了崭新的二层楼房。

三舅既身体力行，又言传身教，多次对表弟妹们讲，要努力拼搏，其他的都靠不住；要重品行，一个人没品行，一生都没有味；要诚实正直，表里如一，不欺不诳。表弟妹们都很争气、很成器，表妹考上了我们湖北省最好的大学——武汉大学。两个表弟在外打工，都在武汉买了房子，三舅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后来，红安县委积极响应中央发扬和传承红色基因的号召，打造红色旅游路线，一条宽10米的平坦柏油路就从三舅家门前穿过，极大地改善了交通出行条件和生产生活环境。三舅常对我们讲，现在赶上了党的好政策，他在家把田种好，叮嘱我们在外好好工作，要对得起这个好时代。

“礼失而求诸野”，外公家阶级成分高，男孩子长大后找对象都很难，往往用“换亲”方式解决。三舅母和小姨就是互换的。小姨聪慧丽质，嫁到十多里外的一个穷山村，几年后姨父因病去世，留下小姨和3个孩子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三舅对此并没抱怨，说那是时代的原因，唯一感到愧疚的就是对不起小姨。平时可帮衬点，但农忙季节大家都忙啊，怎么办？后来，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，三舅便在隔壁村找了两间破旧房子和几亩闲田，简单装修下房子，把小姨家搬过来，把两家的田和地一起种上，用坚实的肩膀扛起了长子的责任。

三舅病重时，我在山东参加省里组织的“四进”攻坚工作，没有赶上去看三舅一眼。听小舅讲，三舅弥留之际，念念不忘的仍是他安身立命、哺育子女的生计：“秧苗淹了，快放水！快放水！”“茶叶糊了，快炒！快炒！”听着听着，我眼泪已夺眶而出。

2020年12月22日，表弟石慧争打来电话，声音低沉：“我爸走了。”三舅患肺癌已断续住院近一年半，尽管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，但心里依然空寂、落寞……

这就是我的三舅，既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也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朴实得不能再朴实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。但三舅同时又不是平凡的，他同中国亿万农民一样，身上体现出的爱党爱国、勤劳尽责、善良正直、感恩知足的精神，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、传承，日用而不知……

【春日迟迟】

## 用语言，怀念故乡

□徐莹

清明，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感伤的一个节日。因为其重要性，写清明的诗词不可胜数，杜甫、白居易、苏轼、黄庭坚等诗词诸家，都曾以此为题，言情言志。论是把酒释别愁，还是赏花且忘忧，这些诗词，都值得去读一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祖先的面容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自诗词中浮现。

《破阵子》  
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。日长飞絮轻。

巧笑东邻女伴，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元是今朝斗草赢。笑从双脸生。

——(北宋)晏殊

从前的春天，大概到处都是柳树。有人要出远门，送行者在路上随手折柳相赠。折柳成风，汉乐府遂有了《折杨柳》。到了清明节，漫天飞絮，白而轻的飞絮，尽飘不停。

此时天朗气清，四野明净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古代清明节的人事活动颇为繁多：春社祀神、祭祖扫墓、寒食禁火、郊游踏青、荡秋千、放风筝，等等。

北宋诗人晏殊这首《破阵子》，前两句点明时令节气。不是从日历上被告知，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，是从物候上感知到的。看见燕子飞回来，就知道又到社日。看见梨花零落，则清明在即。

社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节日，春秋两社，祈丰感恩。春社尤为热闹，民间唱大戏，赛锣鼓，耍社火，种种活动，不一而足。春天来多少次，都不觉得厌烦。

梨花春分时开，清明始落。清明期间，多寒风冷雨，梨花零落。和燕子来时新社一样，物候时令乃古人生活常识。古代人读到这两句，会感觉日常得很自然，根本无需解释就能立刻引起感知和共鸣。

这两句除了上述之外，还传达了诗的质感和节奏。燕子，新社，梨花，清明，这些词的发音明亮利落，词人的心情也日明风轻。来时与落后，一平一仄，一起一落，一去一来，在听觉上，有节奏的舒畅，听得见时光流转。

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”，这两句从视觉和听觉上，雕刻出一种慵懒的宁静。三四点，一两声，非常传神。若是密叶与繁音，便觉闹嚷。

“日长飞絮轻”，因日长而觉飞絮轻，因飞絮轻而更觉日长。这一句的审美感觉与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”同工，并非人不闲桂花就不落，而是人闲了，才听见了桂花那种几乎听不见的零落。

此词重在上阙，下阙写采桑少女斗草。写人并不为写人，乃如中国山水画上的人物一样，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，或一粒，或二三粒，置于天地万物之中。采桑少女在暖日晴风中，她们的面庞，与明媚的春光交相辉映。

读这首词，想起木心先生说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。”从前中国农耕文明时代的春天，又从美丽的汉语中走

了回来。  
天地之间，生命有起有落，万物无声亦有悲喜，再来看一首“纳兰词”。

《红窗月》  
燕归花谢，早因循、又过清明。是一般风景，两样心情。犹记碧桃影里、誓三生。

乌丝阑纸娇红篆，历历春星。道休孤密约，鉴取深盟。语罢一丝香露、湿银屏。

——(清)纳兰性德

能够加以抑制的悲伤，未必称得上悲伤；能够被抹去的爱情，未必称得上爱情。爱情很短，遗忘很长。

归来的燕子，落下的花瓣，又一年清明时节的轮回。是否记得，桃树下的那些山盟海誓，三生三世都不会忘却。那是什么时候，丝绢上的鲜红篆文，如同春夜里的闪闪星光，历历可见。不要怪我辜负了我们两个人的密约啊，我曾经说过的话你一定要相信。

相亲相恋的神仙眷侣，为什么却这样难得长久？物是人非，风景还是一样的风景，但心情是两样的了。如同晏几道“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(《临江仙》)，又如欧阳修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”(《生查子》)。纳兰这首词低回浅唱，那昔日银屏的香露乃今日的相思泪，不明道出，却是更加凄切。

点点滴滴，碧空如洗，时间却正在生锈，往事的碎屑闪闪发亮。

纳兰性德出身与皇族沾亲，自幼饱读诗书，文武兼修，十七岁入国子监，十八岁中举，次年成为贡士。后殿试考中二甲，二十二岁即获赐进士出身，深受康熙皇帝赏识，并作为贴身侍卫多次扈从出巡。二十岁时，纳兰与卢氏结为伉俪，妻子善解人意，又才华横溢，和纳兰是心灵相通的知己。可惜婚后三年，卢氏抱病而亡。纳兰伤心至极，他的世界里只剩下冰冷，没有人能够取得妻子在心里的分量。无论戎马塞外，还是自家宅院，都能勾起他对两人间赌书泼茶恩爱场景的回忆，大量的悼亡词由此出现，他的文学造诣也达到巅峰，从此成为千古“第一伤心人”。

纳兰虽以词名于今世，然其学识广博著述颇丰。一生笃意经史、书法、诗文，建藏书楼“通志堂”，坐拥古书万卷。曾耗资四十万金，编辑宋以来诸儒学经之书《通志堂经解》共1860卷。

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推崇纳兰词为“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”，称其词之好，在于“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。”

《浣溪沙》词曰：“我是人间惆怅客，知君何事泪纵横，断肠声里忆平生。”夜半闻笛，月晓明处，暗自惆怅落泪，此中深情，对谁也说不上。他悲伤的不止这个叫纳兰容若的自己，从横笛的断肠声里，他听到千千万万个人，在把各自的平生追忆。纳兰一生荣华，却似全不在意，唯情重如此，读《饮水词》可知。

“素衣莫起风尘叹，犹及清明可到家。”在这个季节，如果我们不能回家，那么就让我们轻声读诗，用语言，悼念万物；用诗歌，怀念故乡。